

韩国阅读教育现况及其阅读策略应用效果之探讨：以 PISA2009 为例

周祝瑛, 庄清宝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

[摘要] 韩国学生近年来在 PISA 国际评价之阅读素养的成绩名列前茅。经研究发现：韩国自 2003 年起持续实施阅读推广法制化，积极改善学校及公立图书馆设施设备，且全面推广晨读运动，发展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结合民间力量推广阅读等，其成效显著。本文亦发现“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有助于改善韩国学生的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但“背诵型”阅读策略则无明显效果。本文希望借重韩国推广阅读教育的成果及经验，据以提出推动阅读教育的启示，以供有关单位参考。

[关键词] 韩国；阅读策略；阅读推广；结构方程模型；国际学生评价计划(PISA)

中图分类号：G53/57/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11-0091-09

国际学生评价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为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三年推动一次的评价计划，其宗旨在于了解 OECD 会员国及其他相关国家或地区 15 岁学生在数学、阅读、科学等三方面的素养，并探讨可能造成其表现差异的相关因素。^[1]韩国很早就开始推动各项阅读推广措施，因此在 PISA2006 及 PISA2009 取得了阅读素养第 1 名^[2]和第 2 名^[3]的佳绩，值得各国关注。由于 15 岁学生正是处于初中三年级的学习完成阶段或迈向高中一年级的起始阶段，且阅读更是学习各项学科的基础能力，因此 15 岁学生的阅读表现乃是一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希望借鉴韩国推广阅读的经验，探讨其学生在运用阅读策略后所产生之具体效果，以期作为推动阅读教育之参考。

一、韩国阅读教育推动现况

韩国的中小学学校系统分为 3 个阶段：小学(elementary schools)(一年级至六年级)、初中(middle schools)(七年级至九年级)、以及高中(high schools)(10 至 12 年级)。^[4]韩国的阅读教育推动现况如下：

(一)攸关阅读的韩国「国语」课程改革

韩国为响应教育改革、加强国际竞争力、提高教育质量，爰以实现学习者中心的教育课程为目标，于 1997 年制订了第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纲，并分阶段从 2000 年起由小学一二年级开始推行，2001 年起由初中一年级推行，2002 年起自高中一年级开始推行上述新课程；其后则逐年增加一个(或以上)推行的年级。^[5]在上述课程改革中，攸关阅读教育的“国语”课程改革特色如下：1. 建立“分领域评价”的语文课程评价体系。例如，韩国国语课程标准在阅读方面其评价目标重在在阅读

作者简介：周祝瑛，台湾台北人，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专任教授；

庄清宝，台湾彰化人，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博士班(教育行政组)。

本质的理解,包括事实的阅读、推论的阅读和阅读态度的变化等;2.国语课程强调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3.依据评价对象的特殊性,强调多元化的国语课程评估方式;4.重视国语与生活结合,发挥情感、思想表达及鉴赏功能;5.重视“国语知识”及“文学常识”的学习。^[67]

(二)加强阅读推广相关法规之制定及修正

世界图书及信息协会(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WLIC)2006年在韩国首尔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促使韩国政府对于图书馆体系的改善更加重视。其后续相关法规改革方向如下:^{[8][9]}

1.修正《图书馆法》(Library Act)。其修正方向聚焦于成立直接由总统督导的图书及信息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Policy),且该法也授权执行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指定地方代表性的图书馆、界定图书馆在数位设备及协助执行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的角色。

2.制定《学校图书馆推广法》(School Library Promotion Act)。该法规于2008年2月29日制定,旨在规范学校图书馆之设立、营运及提供相关协助等方面之准则,如提供学校图书馆基金的法源、订定图书馆推广基本计划、配置学校图书馆员、设施设备标准等。

3.制定《阅读文化推广法》(Reading Culture Promotion Act)。该法规在2006年制定,此新法规包括授权制订阅读文化推广基本计划,创立阅读推广委员会,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提供均等阅读教育,界定社区、学校、甚至公司在推广阅读所扮演的角色。

(三)积极推行各项阅读推广计划,改善学校、图书馆及公立图书馆

韩国积极推行阅读教育,分别制定了学校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所实施的阅读推广计划或措施。

1.学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计划

韩国教育及人力资源发展部(后改制为教育科学与技术部)于2003年至2007年推动了以5年为期的“学校图书馆全面改善计划”(2003~2007年)(Comprehensive School Library Improvement Plan (2003~2007)),^[10]该计划又译作“全面振兴学校图书馆计划”(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Plan for

School Library)、^[11]“推广学校图书馆总体计划:营造优良学校图书馆”(The Master Plan for Promoting School Library: Making Good School Libraries)或“五年总体计划”(Five-year Master Plan)。上述计划总计投入3,000亿韩元(约3,000万元美金)的预算,其主要目标包括:(1)扩大学校图书馆藏书量,改善图书设施设备;(2)推广学校图书馆在课堂教学的应用;(3)聘请专家并提供专业图书馆员训练;(4)设计公私部门间的适当合作架构。上述计划为韩国建立了现代化且发展良好的学校图书馆体系。^[12]

其后,韩国教育科学与技术部也在2008年推动“学校图书馆振兴项目计划”(School Library Revitalization Project Plan),以营造良好阅读环境;并在2009年推动“学校阅读教育及图书馆推广计划”(Plans to Promote School Reading Education and Library),促使学校建立适合师生(甚至家长)的读书俱乐部,为阅读技能较低的学生提供阅读对策,执行阅读治疗方案,举办阅读教育论坛等,以促进学校对阅读教育的重视。^[13]

2.公立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计划

韩国文化运动及观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于2003年推动“全面发展图书馆体系计划”(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Library System),并聚焦于韩国国家图书馆及公立图书馆的改善。地方政府也开始改善对儿童的服务,如设立新图书馆或拓展公立图书馆对儿童的服务,以满足地方居民对于信息及图书的需求。许多公立图书馆也在寒暑假针对儿童及青少年设计不同的阅读推广方案,如阅读起步走、说故事、书籍展演、读书俱乐部、阅读班等。此外,韩国还在2009年推动“第2次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其中包括规划不同种类的图书馆。而上述第1次及第2次全面发展图书馆计划都被视为改善韩国图书馆体系的重要驱动力。^[14]

(四)“晨读10分钟”方案

韩国在2006年PISA评比中拿下学生阅读素养第1名成绩,被认为与过去数年韩国持续推动晨读活动有关,该活动使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后的学习能力大为提升。^[15]而韩国所推动的“晨读10分钟”(10 Minutes Morning Reading)方案,是让学生在每天早晨第一堂课阅读10分钟,以提高师生的阅

读意识,让他们对学校图书馆更感兴趣,以强化图书馆的作用。目前,韩国有半数以上的国中及高中推动晨读方案,且学生已由每学期平均阅读11.8本书提高至20.3本书。^[16]韩国读书教育开发院(Korea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 KEDI)的南美英院长也指出:韩国推广“晨读10分钟”的活动,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写作能力、认识社会的能力及逻辑思考能力。^[17]

(五)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广阅读

韩国的民间团体(如全国振兴学校图书馆联盟等)对于说服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给学校建立图书馆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8]并积极投入创造优质学校图书馆的运动,包括家长至图书馆志愿服务,通过义卖筹措基金,买书作为生日或情人节的礼物,捐赠书籍,等等。^[19]显而易见,韩国在阅读推广运动的发展上,尚能有效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行。

(六)重视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

韩国非常重视中小学不同阶段的学生阅读素养诊断性评价。首先,韩国即针对小学三年级(约8岁)学生进行“全国小学三年级学生基本学力诊断性评价”(National 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the Basic Scholastic Ability for Grade 3, ABSA3),并针对阅读、写作及算术等3科进行评价。其中,阅读旨在评估字音字形、单字理解、文意理解、推论及评估等四方面。其次,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Korea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KICE)也针对小学六年级(小学毕业生)、国中九年级(国中毕业生)及十年级(国家普通课程毕业生)的学生,推动“国家教育成就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NAEA),以测量其学生在全国标准下的教育成就。该评价科目包括韩语、数学、社会研究、科学、英文五科,其中“阅读”部分即涵盖于韩语科目中,而其阅读测验领域则有字汇、文意理解、推论、评鉴及欣赏。^[20]藉由上述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以期能提前了解学生在阅读学习的精熟度及是否面临学习困难,以帮助尽早为学生安排补救教学或其他改善措施,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二、韩国阅读策略应用效果之探讨

有关阅读策略(reading strategy)的意义,有人认为阅读策略乃是读者有目的地接触一本读物时,使其读起来有意义的相关心理运作活动;^[21]也

有人认为阅读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阅读目的而持续采用的特定行动;^[22]而本文则认为阅读策略乃是指读者有目的地采用、并据以帮助理解文章意义的各种阅读方法。为期检视阅读策略之应用效果,本文将尝试从阅读态度(reading attitudes)及阅读素养(reading literacy)两个层面来加以探讨。关于阅读态度,有人认为,其可概念化为对于阅读的一种由正向到负向感受的连续体,并且是一种追求或避免阅读活动的对应倾向;^[23]也有人主张,它是一种多层面的构念,包括对于阅读的普遍感受、准备好阅读的行动,以及对于阅读信念的评估;^[24]而本文则认为,阅读态度乃是涵盖多层面阅读感受的心理构念,而这种不同层面的感受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负向的,它是让人乐意或不愿从事阅读活动的一种心理倾向。至于阅读素养乃是指能够了解、运用及反思文章内容,以期达成个人目标,发展个人知识与潜能,并落实社会参与的程度。^[25]

本文以OECD网站公布的PISA 2009年数据库韩国4,989位15岁学生为样本进行研究^[26],并以PISA2009学生问卷题目做为显变量,有关上述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相关变量界定及测量方式如下页表格所示。其中,本文将阅读策略分为「背诵型」及「理解应用型」两个层面,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有关背诵型及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运用程度采用上述问卷第27大题有关“在读书时,你做下列事情的频率为何”之相关题目(如X₁至X₁₃)做为显变量,前述显变量(属顺序变量)可分成几乎从未(1分)、有时(2分)、经常(3分)、几乎总是(4分)四个选项。关于阅读态度层面采用上述问卷第24大题“下列关于阅读的叙述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为何”之相关题目(如Y₁至Y₁₁)做为显变量,前述显变量(属顺序变量)可分成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同意(3分)、非常同意(4分)四个选项,其中反向计分题已予反向计分,并改为正向叙述。至于阅读素养等级程度则可由其5个阅读素养原始分数之可能值(plausible value, PV)所转换之等级分数测量而得,其依OECD(2010年)所公布阅读精熟度的7个等级来分别将其转换为等级分数如下:「等级6:平均素养>698」(7分)、「等级5:626<平均素养≤698」(6分)、「等级4:553<平均素养≤626」(5分)、「等级3:480<平均素养≤553」

(4分)、「等级 2:407< 平均素养≤480」(3分)、「等级 1a:335< 平均素养≤407」(2分)、「等级 1b:262< 平均素养≤335,或 262 以下」(1分)。至统计分析时对于漏填题项则采全列删除法(listwise)处理。

本文采用 LISREL8.72 软件,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处理上述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拟合(fit)优度考验及参数估计,由于其中背诵型及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阅读态度、阅读素养之相关变量

属顺序变量,故计算出其多分差相关系数矩阵(polychoric-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atrix)及渐近协方差矩阵(asymptotic covariance matrix)后,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s, WLS)进行参数估计。^[27]有关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及其拟合情形如下页图例所示。由其可知,有关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拟合情形,在绝对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标及简效拟

阅读策略应用效果模型之各变量代码、简称及内容一览表

| 代码 | 变量简称 | 各层面或问卷题目之内容 | 变量属性 |
|----------|--------|-----------------------------|-------|
| ξ_1 | 背诵策略 | 「背诵型阅读策略」之运用程度 | 外生潜变量 |
| X_1 | 熟背课文 | 读书时,我试着背熟课文中的一切。 | 外生显变量 |
| X_2 | 熟背细节 | 读书时,我尽可能试着背熟许多细节。 | 外生显变量 |
| X_3 | 记住重点 | 读书时,我会确定记住文章最重要的论点。 | 外生显变量 |
| X_4 | 多次阅读 | 读书时,我会阅读课文多次以便我能背诵。 | 外生显变量 |
| X_5 | 反复阅读 | 读书时,我会反复地阅读课文。 | 外生显变量 |
| ξ_2 | 理解策略 | 「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运用程度 | 外生潜变量 |
| X_6 | 厘清所学 | 读书时,我会先弄清楚我真正要学习的是什么。 | 外生显变量 |
| X_7 | 确认理解 | 读书时,我会确认我是否理解读过的内容。 | 外生显变量 |
| X_8 | 厘清不懂 | 读书时,我会试着弄清楚还没有真正理解的概念。 | 外生显变量 |
| X_9 | 知识联结 | 读书时,我试着将新信息与之前其他科目学过的知识相联结。 | 外生显变量 |
| X_{10} | 经验联结 | 读书时,我会试着通过联结我个人的经验,以便更加理解。 | 外生显变量 |
| X_{11} | 生活情境 | 读书时,我会弄清楚文章的信息如何符合生活的真实情境。 | 外生显变量 |
| X_{12} | 课外运用 | 读书时,我会弄清楚所学信息在校外如何有用。 | 外生显变量 |
| X_{13} | 额外求知 | 读书时有不理解的地方,我会找额外信息来厘清。 | 外生显变量 |
| η_1 | 阅读态度 | 阅读态度 | 内生潜变量 |
| Y_1 | 非必仍读 | 我并非必要时才阅读 | 内生显变量 |
| Y_2 | 阅读嗜好 | 阅读是我喜爱的嗜好之一 | 内生显变量 |
| Y_3 | 谈论书籍 | 我喜欢跟别人谈论书籍 | 内生显变量 |
| Y_4 | 不难读完 | 我不觉得读完一本书很难 | 内生显变量 |
| Y_5 | 乐收书礼 | 收到书当礼物时,我觉得很高兴 | 内生显变量 |
| Y_6 | 不觉费时 | 对我而言,阅读不是浪费时间的 | 内生显变量 |
| Y_7 | 乐去图馆 | 我喜欢去书局或是图书馆 | 内生显变量 |
| Y_8 | 读非需讯 | 我并非只在需要获取信息时阅读 | 内生显变量 |
| Y_9 | 可以静读 | 我可以静静坐着阅读超过几分钟 | 内生显变量 |
| Y_{10} | 乐表看法 | 我喜欢对读过的书表达看法 | 内生显变量 |
| Y_{11} | 与友换书 | 我喜欢与朋友交换书籍 | 内生显变量 |
| η_2 | 阅读素养 | 「阅读素养」等级程度 | 内生潜变量 |
| Y_{12} | PV1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V1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 Y_{13} | PV2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V2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 Y_{14} | PV3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V3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 Y_{15} | PV4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V4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 Y_{16} | PV5 等级 | 由阅读素养 PV5 转换之等级分数 | 内生显变量 |

注:PV 为「可能值」(plausible value)之缩写。

合指标^①均已达拟合标准,因此可知本模型理论模型和样本数据之间拟合情形良好,且本模型相对优于其他模型,同时也较能符合理论的简单性而能以较少的概念来进行解释。^[28]

而从下图可知,有关韩国学生在背诵型及理解应用型等两种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以及其彼此变量间之关系,可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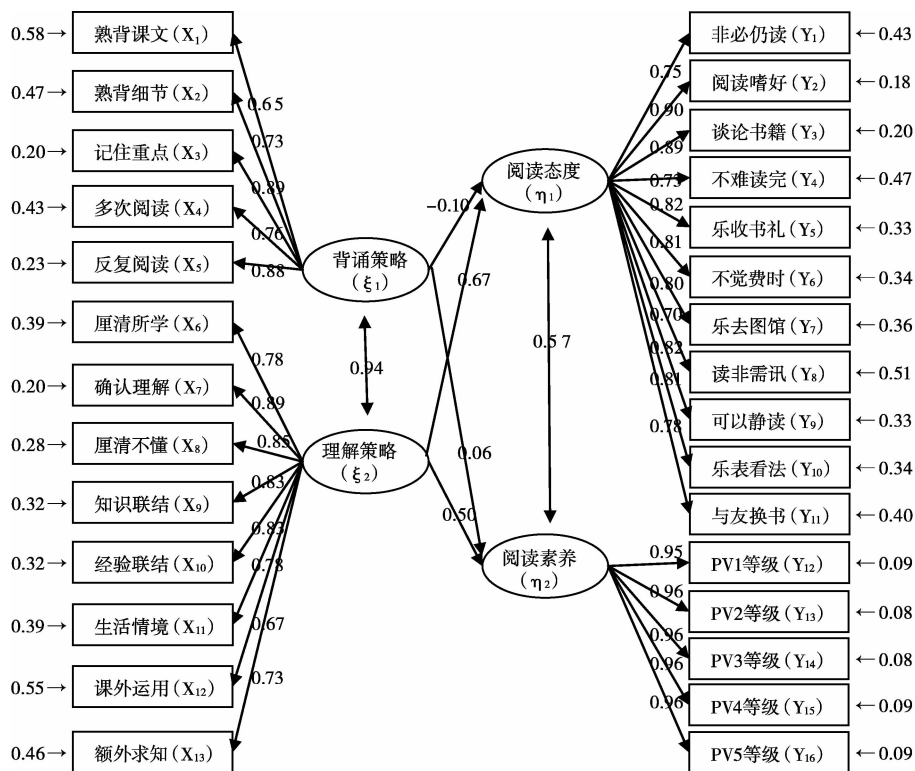
(一)背诵型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gamma_1=-0.10$, n.s.)及阅读素养($\gamma_3=0.06$, n.s.)之效果,两者均不显著

从数据显示,韩国学生在背诵型阅读策略的运用程度不论高或低,其阅读态度或阅读素养均不会因此有明显变化;显示韩国学生使用熟背课文、熟背细节、记住文章最重要的论点、多次阅读课文以便背诵、反复阅读课文等背诵型阅读策略,既无法让学生的阅读态度有显著改变,也无法让其阅读素养有明显改善。经对照过去相关研究结果,本文发现曾有研究指出运用重复阅读策略可

增进学生的阅读导向自尊以及自信心;^[30]甚至在阅读素养方面,也有研究发现,日本女大学生可通过重复阅读策略来改善其阅读理解的表现;^[31]并有研究指出,阅读理解策略教学方案(包括语法结构、浏览预测、自询监控、理解调整、强化记忆等五项策略)的实验组学生在中文阅读理解能力测验分数显著较高。^[32]然而,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及方法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且本文以大量(4,000多位)韩国15岁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并采用较严谨且具公信力之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后,论证出背诵型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不具明显效果之结论,此颠覆了其他采用较小样本及早期统计方法的过去研究成果,故本研究发现有其创新性及价值性。

(二)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态度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果($\gamma_2=0.67$, $p<0.001$),且对于阅读素养也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果($\gamma_4=0.50$, $p<0.001$)

由数据显示,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的运用程



阅读策略实施效果模型之路径关系图

注:1.绝对拟合指标:GFI=0.98 (>0.90)、AGFI=0.98 (>0.90)、RMSEA=0.052 (≤ 0.08)。2.相对拟合指标:NFI=0.97 (>0.90)、NNFI=0.97 (>0.90)、CFI=0.97 (>0.90)、IFI=0.97 (>0.90)、RFI=0.97 (>0.90)。3.简约拟合指标:PGFI=0.84 (>0.50)、PNFI=0.89 (>0.50)、CN=410 (>200)。4.上述括号()内之数据为指标达拟合程度之标准。^[29]

度越高,则其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也都会明显变得更好。可见,韩国学生运用厘清自己想学事物、确认读过的内容是否理解、厘清还没真正理解的概念、将新信息与之前其他科目学过的知识相联结、联结个人经验以理解数据、厘清文章信息如何符合生活的真实情境、厘清所学信息如何运用于校外、找寻额外信息以厘清读书不理解之处等,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有助于明显改善学生的阅读态度,且可显著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由此可知,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是对于学生培养正向阅读态度及增进阅读素养最有帮助且效果最佳的策略。在土耳其小学学生的研究结果发现,学生在阅读理解策略的运用程度对于阅读态度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力($R^2=0.44$);^[33]也有研究指出,采用“我所知”(What I Know, K)、“我想学”(What I Want to Learn, W)、“我所学”(What I Learned, L)的 K-W-L 阅读策略有助于显著增进学生的学习态度。^[34]此外,在阅读素养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接受阅读理解监控策略的实验组学生在阅读理解测验平均成就分数方面显著较高,^[35]而采用经验联结(Experience, E)、课文教学(Text, T)以及关系联系(Relationship, R)三阶段的 ETR 阅读策略进行教学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中级中文阅读实验班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显著提升。^[36]上述研究成果显示,有关理解应用方面的阅读策略都是有助于改善阅读态度及提升阅读素养的,与本文研究发现一致,显示对于阅读的学习策略必须是有意义、可理解且可应用的,才能有效发挥其对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

(三)阅读态度和阅读素养之间具有显著中度正相关($\beta_1=0.57, p<0.001$)

数据显示,当韩国学生的阅读态度越正向时,其阅读素养通常也会比较好一些;其阅读态度越负向时,则其阅读素养通常也较为不佳;且反之亦然。由此可知,当我们在选择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多种策略时,最好优先考虑也能让学生在态度方面感觉到可接受且喜悦的策略,才不致于使其效果大打折扣。过去有研究探讨台湾初中二年级学生的阅读态度与阅读成就之关系后发现,两者具有正向的内在相关;^[37]更有研究针对台湾初中与小学生阅读态度与阅读成就间关系的多项研究进行

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后,发现整体而言阅读态度和阅读成就之间的平均关联强度为中度正相关($Z_r=0.32$)。^[38]上述过去相关研究成果,与本文所发现阅读态度和阅读素养之间具有显著中度正相关的结论尚属一致。

(四)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和背诵型阅读策略之间具有显著高度正相关($\phi_1=0.94, p<0.001$)

由此数据显示,在两种阅读策略的相互关系之间,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使用程度越高的韩国学生,通常其也有较高的背诵型阅读策略使用程度,反之亦然。可见,韩国会重视并善用阅读策略的学生,在习惯上倾向于同时兼采理解应用型及背诵型的阅读策略;至于不重视或不知如何善用阅读策略的学生,则通常两者均较少采用。可见,不同类型的阅读策略使用情形之间有其高度关联性。只是再对照上述第(一)(二)点分别探究背诵型及理解应用型等两种阅读策略分别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之效果的结构方程模型严谨分析结论下,却只有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对于改善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具有明显效果,但背诵型阅读策略则无。

综上所述,由韩国学生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有助于改善其阅读态度及提升其阅读素养,值得全面推广。至于背诵型阅读策略则对于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均无任何明显效果,此项发现颠覆了过去认为背诵可以让考生考试高分的传统观念,亦即有效的阅读学习应该着重于理解及应用层面,而不是盲目地背课文或复诵,否则其学习可能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

三、韩国阅读教育发展及其阅读策略应用效果之启示

本文在探讨韩国阅读教育现况后发现,韩国的阅读推广措施是全面的,兼顾法令、制度、设施、活动、课程以及官民合作,无怪乎其阅读教育成果斐然。韩国学生运用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以后,对于其改善阅读态度及增进阅读素养颇具助益;但运用背诵型阅读策略后则是既无法提升阅读素养,也未能改善其阅读态度。本文于是获致推广阅读教育的如下几个启示:

(一)教育行政机关应尽快让阅读推广措施法制化,并落实改善学校及公立图书馆功能,推行晨读运动,以提升阅读教育成效

韩国近年来在阅读素养方面取得 PISA2006 年世界第 1 名及 PISA2009 年世界第 2 名的优异成绩。本文研究发现,韩国自 2003 年起即开始全面推广阅读教育,更陆续推动修正图书法、制定阅读文化推广法及学校图书馆推广法等法制化作业,并强化学校及公立图书馆之阅读教育功能,且改善其设施设备,另也积极推广“晨读 10 分钟”运动,据以养成学校阅读风气及文化。因此,本文建议教育行政机关应研议尽速加强阅读推广的法制化进程,以提高各界对于阅读教育的重视,并投入更多资源加强改善学校图书馆及公立图书馆之硬件设施设备,并充分利用图书馆推广阅读教育活动;建议全面推行学校晨读运动,以营造阅读风气及文化,提升阅读成效。

(二)应加强运用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以期改善学生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且于研订语文领域课程纲要时纳入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教学与运用;鉴于传统背诵型阅读策略易徒劳无功,而建议不需太过重视

有鉴于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运用程度越高的学生,则通常其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也较佳,可见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可有效改善学生阅读态度并提升其阅读素养,该类阅读策略具有明显助益且值得全面推广,故本文建议教育行政机关在研订语文领域(包括国语文及英语文)课程纲要时,应正式纳入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教学与运用,并积极推动。另本文发现,传统背诵型阅读策略之运用程度高低并无法对于学生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造成任何明显改变,此显示这种盲目背课文或复诵方式的阅读策略学习成效较低,因此建议学校师生不需太过重视。

(三)教育行政机关可研议发展阅读素养指标,并建立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机制,以掌握学生阅读素养现况,对其后续发展进行长期追踪

韩国不仅在“小学三年级学生基本学力国家诊断性评价”即纳入阅读评价,更要求小学六年级、国中九年级及十年级的学生参加“国家教育成

就评价”。其中,韩语的阅读测验领域即融入字汇、文意理解、推论、评鉴及欣赏等内涵,藉此了解学生不同阶段的阅读学习精熟度,及是否面临学习困难,俾利协助其改善。故本文认为,若要有效掌握学生阅读素养之现况,并长期追踪其后续发展变化,教育行政机关确应发展出适当的阅读素养指标,建立阅读素养的诊断性评价机制,才能作为后续推动阅读教育政策及成效评估之参考,并利于及早针对有阅读困难之学生进行补救教学或改善。

(四)教育行政机关应加强举办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教学之教师研习活动,并通过各项阅读奖励措施,促使学校教师有能力且乐意去教导学生阅读

加强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之运用,有助于改善学生阅读态度及阅读素养,但部分学生无法自行摸索出可行的阅读策略。因此,教育行政机关应经常举办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教学之教师研习,以期增进教师运用该策略之能力,据以指导学生。此外,也可通过各项奖励措施让教师更乐意推行理解应用型阅读策略教学。例如,建立阅读绩优教师评选机制并予颁奖鼓励,举办阅读教学观摩活动且列入教师评鉴加分,奖励教师研发趣味性的阅读教材,建立学生阅读学习护照且依其成效给予教师奖励等,皆为可参考之方式。

(五)应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广阅读

韩国的民间组织(如全国振兴学校图书馆联盟等)积极说服其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给学校建立图书馆,也积极投入创造优质学校图书馆的运动,包括家长至图书馆志愿服务、通过义卖筹措基金、买书作为节庆礼物、捐赠书籍等,这也是韩国阅读蔚为风气的重要原因。在资源有限、民力无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行政机关应积极整合民间资源并结合其力量共同推广阅读,并对推广阅读有功之民间团体给予表扬,才能全面营造阅读风气,形塑全国性的阅读文化。

参考文献:

- [1][2][25] OECD. PISA 2006 Science Competencies for Tomorrow's World (Volume 1: Analysis). Paris: OECD, 2007. 3~4, 296.
- [3] OECD. PISA 2009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 Do Student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Volume I). Paris: OECD, 2010. 56.
- [4] Soon Young Lee. Korean Adolescent Engaged Readers: Their Self-perceptions, Literacy Practices, and Negoti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of a Seventh Grade Classroo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owa: The University of Iowa, 2007. 48.
- [5] 洪性敏. 中韩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比较研究[D]. (未出版之硕士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8, 18~23.
- [6] 刘默林, 刘正伟. 韩国国语课程评价的体系与特点述评[J]. 中学语文教学, 2008, (12): 69~71.
- [7] 权瑚. 中韩两国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J]. 课程. 教材. 教法, 2001, (5): 76~78.
- [8] [11] [13] [14] [16] Sook Hyeun Lee. Korean National Strategy for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Reading Promo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In: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7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San Juan, Puerto Rico: WLIC, 2011. 1~8.
- [9] School Library Promotion Act, Republic of Korea, 2008.
- [10] [19] Ministry of Education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Korea. Education in Korea 2007~2008 [EB/OL]. <http://eng.kedi.re.kr/khome/eng/education/generalInfo.do#>, 2012-08-21.
- [12] [18] Yoon-ok Han. A Study of the School Library Polic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Korea. In: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1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Oslo, Norway, 2005. 1~9.
- [15] 张莉慧. 台湾推动阅读之观察与省思[J]. 台湾图书馆管理季刊, 2009, 5(4): 82~98.
- [17] 杨正敏. 韩国晨读 10 分钟融入故事中[N]. 联合报, 2007-12-13.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101660, 2012-08-12.
- [20] Chang Won Kim. Measurement System of Reading Literacy in Korea. In: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valuation, Situation and Issues of Reading Literaci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kyo, Japan, 2006. 1~20.
- [21] Marva A. Barnett.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Language and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9. 66~74.
- [22] Leyla Tercanlioglu. Postgraduate Students' Use of Reading Strategies in LI and ESL Contexts: Links to Succes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2004, 5(4): 562~570.
- [23] J. Estill Alexander & Ronald Claude Filler. Attitudes and Reading.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1976. 1~73.
- [24] Grover C. Mathewson. Model of Attitude Influence upon Reading and Learning to Read. In: Robert B. Ruddell, Martha Rapp Ruddell & Harry Singer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1994. 1131~1161.
- [26] OECD. Database-PISA2009. <http://pisa2009.acer.edu.au/downloads.php>. 2010-12-08/ 2012-10-05.
- [27] 余民宁. 潜在变项模式: SIMPLIS 的应用[M]. 台北: 高等教育, 2006. 339~353.
- [28] [29] 黄芳铭. 社会科学统计方法学: 结构方程模式[M]. 台北: 五南, 2004. 211~214.
- [30] Angela R. Roundy & Philip T. Roundy. The Effect of Repeated Reading on Student Fluency: Does Practice Always Make Per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4(1), 54~59.
- [31] Steven Brown.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Reread? In: the 13th Annual World Congress of th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ee, Singapore, 2002. 1~12.
- [32] 廖晋斌. 国文阅读理解策略教学对增进国中生阅读理解能力、阅读策略运用及学业成就效果之研究(未出版之硕士论文)[D]. 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 2004. 82, 93~97.
- [33] Fatma Susar Klrmlz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and Reading Attitudes. Education 3~13, 2011, 39(3): 289~303.
- [34] Volkan Akyüz. The Effects of Textbook Style and Reading Strategy on 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s Heat and Temperature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ertation). Turkey: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4. 50~58.
- [35] Yasin Aslan.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Strategies on Achievement, Attitude and Retention in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urkey: Selçuk Üniversitesi, 2007. 3.
- [36] 黄郁茹. ETR 阅读策略对华文阅读之影响(未出版之硕士论文)[D].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 2009. 15~17, 33.
- [37] Ghazi M. Ghaiith & Amal R. Bouzinedd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Attitudes, Achievement, and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Jigsaw II Cooper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Reading Psychology, 2003, 24(2): 1~121.
- [38] Yaacov Petsch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s Reading and Achievement in Read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2010, 33(4): 335~355.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Reading Strategies in Korea: A Study on PISA 2009

Chuing Prudence Chou, Ching-Pao Chuang

Abstract: The reading literacy of Korean students in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came out on the top in recent ye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Korean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legaliza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gradually from 2003, improved th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f school librar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popularized the “10 Minutes Morning Reading” program, developed the tests for measurement of reading literacy, and integrated the resources of civil groups for reading promotion. The results were outstanding.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on and application” type of reading strategies were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reading attitudes and reading literacy of Korean students; However, the “memorization and repeat” type of reading strategies are not very helpful.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concludes some implications of reading education that could be served as a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ing of the relevant governments.

Key words: reading strategy; reading promo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本文责编: 晓 洁

.....
(上接第 90 页)

The Cross-sector Exploration of Preparing Low-performing School Turnaround Leaders in the US: In the Perspective of VSTSP

LV Min-xia

Abstract: Today in the US, the traditional principal pool cannot supply enough leaders to improve failing schools and the researchers are finding new ways of preparing low-performing school turnaround leaders across sectors both in and outside education. Virginia School Turnaround Specialist Program (VSTSP) is a typical example among all such programs. This paper takes it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how such kind of programs originate in the first place, develop and work in practice. Some similar programs are introduced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US; low-performing school principal; across sectors; VSTSP

本文责编: 刘健儿